

翻译过程中文化图式建构与文化传递

——以林语堂《桃花源记》英译本为例

许雷, 宋畅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作为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 翻译过程中文化图式的构建正日益受到关注。林语堂在《桃花源记》英译过程中运用文化图式构建策略, 采用多样性的翻译方法, 合理建构历史语境的文化图式, 激活现存文化图式, 预测异质文化图式, 以此进入英语世界文化视野, 传递中国文化。

关键词: 桃花源记; 文化图式; 汉英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5-0079-05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chema during translation: *The Peach Colony* as a case in point

XU Lei, SONG Ch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schema receives increasing attention during translation process, which is widely known as a cross-language, cross-cultural activity. This thesis intends to give insights to translator on how to bridge cultural conflicts, fill cultural gap and predict cultural schema in Lin Yutang's *The Peach Colony* English version. Furthermore, some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translators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The Peach Colony*; cultural schema; C-E translation

举凡翻译论述,“忠实”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本体论诠释,玄奘“五不翻”的箴言,赞宁的“六例”,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金岳霖在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上作出的“译意”与“译味”之辩,直至当代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艺术观,中国传统译论基本专注于语言文字层面转换的翻译观。事实上,翻译作为一项传播异质文化的活动,语言与文化他者在翻译文本中相遇,其文化翻译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文化构建。

图式一般分为语言图式、内容图式以及结构图式。外国文化背景知识是内容图式的重要组成,语言与文化是紧密相连的,因为翻译既涉及译者的理

解又涉及译文潜在读者的理解。王雪明由此将内容图式、形式图式及语法图式引入翻译实践,并提出在对原文文本进行解码时,译者要充分激活与文本相关的图式,同时应充实自身的知识和文化图式以保证有足够的文化图式可供调用^{[1][145]}。作为推介文化图式对翻译策略影响的学者,刘明东根据文化图式定义提出翻译过程中译者在考虑文本语言图式外应加入文化图式、语境图式、文体图式的因素,正确解码并编码产生佳译。张美芳、黄国文从语篇语言学的角度把翻译过程看作自上而下(top-down)图式过程,认为这样的译品容易被目的语读者接受。东北师范大学朱菲菲的《文化图式与英汉翻译初探》一文从图式理论中的文化图式视角出发,论述翻译中不同文化图式间相互关系及影响。蒋学军借鉴文化图式分析中医文献中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文化图式的翻译。当今,面临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大国沙文主义”阻挠,若仅将翻译研究停留在语言表层,如词汇策略、句法策略、句子结构等,

收稿日期: 2010-07-23

基金项目: 湖南农业大学资助项目(B2010014)

作者简介: 许雷(1982—),女,湖南武冈人,讲师,中南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则不利于把握句子走向。

借助文化图式,笔者从《桃花源记》林语堂译本及其他译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图式出发,管窥经济全球化的今日译者在文学价值及文化价值交流、传递过程中如何改变西来滚滚之潮,东去涓涓细流的状况。

一、文化图式概念的厘定

“文化”一词,“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1427}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两者互相交融协调,密不可分。而翻译不仅仅是纯语言等量表层替换或阐释的问题,它还是文化的问题,文化是翻译过程中无法绕开的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解读必然包涵对与源语糅为一体的社会民俗、风土人情、习俗的知识结构理解。

哲学家康德(Kant)于1781年提出图式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瑞士教育学家皮亚杰(Piaget)提出“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odation)的概念图式后,图式理论开始在语言学、人类学、人工智能获得长足发展及广泛应用。由于各自研究立足点不同,不同学者从各自视角对图式进行分类。Carrell把图式分为两类:关于世界背景知识的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ta)和关于修辞结构背景知识的形式图式(formal schemata)。Cook则把图式分为三类:世界图式(world schemata)、文本图式(text schemata)和语言图式(language schemata)。Gorge Yule于1996年给出文化图式这一概念科学定义,意指人脑中预先存在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赖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础,它既有语言的,也有非语言的和文化的^{[4]87}。在此基础上可得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所处环境、风俗习惯等差异,会对事物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语境图式网络,有些甚至为某一文化所特有。文

化图式在跨文化传播及交际过程中的作用更是非同小可,它作为一种抽象和概括了的背景知识,在不同语境下因人而异,作为一个开放的储存机制可进行增补、激活,对理解交际非常重要。翻译实践中,译者若能跳出传统的字、词、语、句、篇的对等转换窠臼,丰富语言图式外相关文化图式,如:风土人情、社会风俗、民族个性等知识块,其解读文本的能力将随之增强,译本在目的语中可接受性也相应提高。笔者拟从以下三方面分析在文化输出过程中译者的翻译策略:1)面对缺省的文化图式,译者如何进行建构处理;2)在和已有文化图式冲突情况下,译者如何寻求最佳的传播方式以建立和激活图式;3)译者如何将语言信息进行自主分析和判断,并从自身图式中提取相关有效信息,与新知识一道进行吸收、内化、深度加工,以此进行预测。

二、《桃花源记》译本中文化图式构建

晋代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公元365—427)一反散文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功利特征和骈体文形式,以诗文风格清新、质朴备受后代诗人推崇。其传世名篇《桃花源记》以诗言志,由于关注民生及其所包涵的历史语境特点,景中有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兼具时代性、个人性、恒定性的经典佳构。《桃花源记》一文承继中国古代诗文融合的传统,散文体小说的大结构下交融着诗歌体,历历史积累与沉淀,其中所包蕴的哲学、修辞、历史形态均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图式。翻译过程中如何才能能在历史语境、四字词或四字成语及中国特有文化因子翻译方面正确构建文化图式,不使外国读者对陶渊明产生错误印象成为关注焦点。亚瑟·韦利的《中国诗170首》(170 Chinese Poems)中包含陶诗12首,笔者以此为蓝本,分析其中文化图式的构建。

1. 理性弥合冲突——历史语境的文化图式建构

魏晋以来,战争频仍,时局动荡,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民不聊生,人民急切渴望一个和平宁静的生活环境。虽有“大济苍生”鸿鹄之志却苦于无处施展,陶渊明毅然归隐,与官场彻底决裂。历经儒、道两家哲学取舍调和,陶渊明形成一

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桃花源记》表达作者对自食其力、友好相处、没有剥削压迫的“怡然自乐”社会的憧憬，放在彼时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含有对当时黑暗统治表示不满和否定的意义在内。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乐土：

例 1：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They were thus completely cut off from the world, and asked what was the ruling dynasty now. They had not even heard of the Han Dynasty (two centuries before to two centuries after Christ), not to speak of the Wei (third century A.D.) and the Chin (third and fourth centuries).^{[5]33} (林译)

They had lost all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y asked what the present ruling dynasty was, for they had never heard of the Han, let alone the Wei and the Chin.^{[6]53} (James Hightower 译)

例 2：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The villagers hearing of his coming all came to see him and to talk. They said that their ancestors had come here as refugees to escape from the tyranny of Tsin Shih-huang [builder of great wall] some six hundred years ago, and they had never left it.^{[5]33} (林译)

When the other villagers heard about the fisherman's arrival they all came to pay him a visit. They told him that their ancestors had fled the disorders of Ch'in times and, having taken refuge here with wives and children and neighbors, had never ventured out again;^{[6]53} (James Hightower 译)

以上两例描述带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理想社会性质，同时吻合老庄哲学中“小国寡民”的出世哲学。此处对“出世哲学”的翻译由于两国文化图式中均含“乌托邦”这个词的意义，译者采用直译方式即可激活目的语读者图式。及至秦汉、魏晋具体朝代专有名词的翻译上，不同语境下原作者与译文读者纪年相关的文化图式各不相同，甚至相冲突。由于林语堂所处时代正值“西方中心主义”盛行时期，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漫长“他者化”历程中一位努力寻找

民族话语定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在认同西方话语权的前提下，“脚踏中西文化”，不倦推介中国文化，此处若仍以直译方式处理只会引发文化输出的断层。由此林语堂选择采用直译加注翻译策略，以公元基督教纪年方式为目的语读者群澄清历史年代，兼之对目的语读者的原有文化图式进行有益添加。

2. 四字词英译——现存文化图式激活

四字成语及四字词结构是中文一大特色，《桃花源记》一文短短 300 余字，凝练的语言中四字成语或四字结构可谓信手拈来。作为中文语言一种特征，四字词的翻译不能仅仅囿于语言而忽视源语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或译者的主体能力而成为机械、零碎的语言转换。下例从林语堂译文中四字词具体处理方式进行分析：

例 3：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桃花源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After having gone a certain distance, 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5]31} (林译)

在该一文中并未见林语堂对“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进行处理，为实现简洁通顺目的，林语堂对该文化图式空缺进行省略。

例 4：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Farmers were working and dogs and chickens were running about. The dresses of the men and women were like those of the outside world.^{[5]33} (林译)

“鸡犬相闻”出自先秦·李耳《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意指人口稠密之处。本句通过借用老子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的隐居意识。由于翻译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从林语堂当时所处的社会语境来看，在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强权下，中国这个东方世界已非神秘国度，而仅成为西方列强俯视、环伺、瓜分的对象。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遮蔽下，林语堂作为译者只能在依归西方他者规范的前提下，以边缘叙事角色进入西方话语世界。林语堂在

翻译过程中为直接进入西方读者的叙事语境，未译出此词语意义之外内容，仅通过直译方式激活读者头脑中现有的文化图式，并未进行深层次构建。

例 5：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At first the opening was very narrow, barely wide enough for one person to go in. After a dozen steps, it opened into a flood of light.^{[5]33} (林译)

为迎合目的语读者视野，林语堂弃用中文四字词的结构及意义特点而仅将上文中所出现的“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豁然开朗、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等四字词或四字成语进行意译或省略。译本通过激活相关主题、语境及历史性译法，顾及目的语读者接受能力及程度合理进行文化图式建构。虽未能完全将中国四字词的文化概念完整传达，但从彼时文化信息的处理技巧上来看，译者已合理充实了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图式。

3. 空缺文化因子英译——异质文化图式预测

译者翻译过程中必会采取一定策略处理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中根本不存在或不完整的文化图式。《桃花源记》中“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中“黄发垂髫”分别指老人和小孩。黄发，旧时是说长寿的特征，所以用来指老人；垂髫，垂下来的头发，用来指小孩。在未说明人或物本称的情况下，借与之密切相关的事物名称来代替，陶渊明用借代辞格表现了在桃花源中居住的人们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安居乐业的景象。两位译者在展示该句图式过程中并未选择对原文做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采取意译的方法将词语所指代对象译出，易于目的语境中的读者解读：

例 6：The old man and children appeared very happy and contented.^{[5]33} (林译)

Old man and boys were carefree and happy.^{[6]53} (James Hightower 译)

翁显良先生曾指出“小说翻译，最好坚持三个前提：一曰熟，二曰近，三曰得。……所谓近，指的是作为译者，应与原作者性情相近，阅历相似，从而风格相近。”^{[7]68}作为我国“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文风简朴，“文体省净”，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

中传递原文风格，不致译语读者对陶文风产生错误印象更需功夫。

例 7：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

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5]31} (林译)

在古语中“步”作为长度计量单位，历代不一，周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以六尺为一步。由于意识到差异性，在林语堂译文中并未采用英语中常见的“step”或“pace”，转而使用“yard”这一长度单位(三英尺为一码)进行折中表达。

例 8：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

During the reign of Taiyuan of Chin, there was a fisherman of Wuling. One day he was walking along a bank. After having gone a certain distance, he suddenly came upon a peach grove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bank for about a hundred yards. He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grove had a magic effect, so singularly free from the usual mingling of brushwood, while the beautifully grassy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its rose petals.^{[5]31} (林译)

During the reign period T'ai-yuan(376-396) of the Chin dynasty, a man of Wu-ling who piled the fisher's trade, losing all count of distance as he made his way along a certain brook, suddenly came on a grove of peach - trees in blossom which fringed the shore some hundred paces, no other trees interspersed, where on scented grasses fresh and pleasing to the eye lay fallen blossoms in gay profusion, at sight of which the fisherman was much amazed.^{[7]17} (John Turner 译)

两篇译文从英文角度分析都无可厚非，但 John Turner 译文中所采用的层次复杂长句几乎无法体现陶渊明文中原有的简单质朴文风。而林语堂在此处考虑到陶渊明原有文风，尽量采用简单短句，使得文风相近，避免译语读者误读。

三、《桃花源记》林译本的文化传递

林语堂在向英语世界传递中国文化过程中,并未盲目采用“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而选择采用多样性的翻译方法,合理构建、激活、预测相应文化图式,主动靠近目的语读者。这一点他早在国内曾调侃地说:“文字有读者与作者双方关系,读者固然要尊敬作者,作者亦应当敬重读者,谁也不可看不起谁,不然使双方感觉无聊,读者掩卷而去了。”^{[8][67]}通过对林语堂《桃花源记》英译本的分析,翻译过程中文化图式的处理及建构已成为实现翻译从“语言”至“文化转向”的不可或缺阶段。具体表现在:1)林译本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专有名词多采用意译策略,消弭目的语读者可能存在的阅读障碍;2)为削弱四字词及四字成语对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林语堂译文自觉向西方读者阅读习惯靠近;3)为体现《桃花源记》原有散文风格,林译本尽量尊重原文本句式结构特点,不对原文结构大加删改。通过上述文化图式建构、激活策略,译者角色从被动接受、反馈转为主动预测、推导,跳出原有的消极独白、自说自话的局面。翻译过程成为译者与文本的积极对话,而不仅是对原文的等量转换,更不只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摆渡。林语堂翻译的目的就是使英语读者受到与汉语读者近似或相同的效果感染。林语堂译本在语言转换基础上,开启了译者整合上下文语境,深化意蕴传递的新局面。

从一国语言到另一国语言的“颠簸风尘”中,不仅需要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语言意识,更需在以文化图式为参照系的烛照下进行“字斟句酌”。丰富译者自身文化图式结构,在头脑中绘制迄今为止未曾绘制的概念地图,减少跨文化传播偏差,提高翻译质量,已成为由单纯低层次文字转换进入高层次文化构建的必需。笔者意在指出当下多元语境共存、全球化时代,学习翻译不是增补词汇而是添加

概念,在中国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所采取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不应一味迎合目的语图式而对本国文化图式进行削减甚至颠覆,也非为突出异己而刻意忽视普遍文化图式概念,出现文化地方主义倾向。屠国元、廖晶指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其中难免有得有失,存留诸多遗憾,只是译者别忘了自己的责任——在得失之间找到平衡,把遗憾减少到最低程度^{[9][62]}。跨文化交流过程中译者应本着多元共生的观点,扩充知识面,形成文化自觉,强化“文化图式”构建理念,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欣赏其他文化的精华之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通过每个文化的各美其美能够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为推动世界文化健康发展做出有益努力。

参考文献:

- [1] 王雪明. 认知图式对翻译教学的启示[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6(6): 145-14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1427.
- [3] Bar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201.
- [4] George Yule. *Pragma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6: 87.
- [5] 林语堂. 扬州瘦马[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30-35.
- [6] 王宏.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45-57.
- [7] 翁显良. 意态由来画不成——文学翻译丛谈[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83: 17-18.
- [8] 林语堂. 行素集 披荆集.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四卷[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67.
- [9] 屠国元、廖晶. 英汉文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4: 62.

责任编辑:黄燕妮